

壶公 著

宋太祖传奇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壶公 著

宋太祖传奇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宋太祖传奇/壶公著. —武汉: 崇文书局, 2008.4

ISBN 978 - 7 - 5403 - 1332 - 6

I. 宋… II. 壶… III. 赵匡胤 (927~976) —传记 IV. K827 = 4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0311 号

责任编辑: 陈华国

封面设计: 杜晓丽

责任校对: 赵海琼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崇文书局

(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027 - 87679710)

印刷: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(430074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)

开本: 670 × 980 1/16

印张: 19.75

版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60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

目 录

- 楔子 长淮壮别 慷慨英雄天下心
/ 12 / 第一回 土室遇险 处变不惊见本色
/ 21 / 第二回 临风酸嘶 伯乐偏知良骥材
/ 30 / 第三回 叩其两端 响鼓何须用重锤
/ 41 / 第四回 危城自救 壮士豪情慑乱兵
/ 55 / 第五回 陌路相逢 不辞千里送京娘
/ 67 / 第六回 凤翔冷遇 落魄英雄傲骨存
/ 78 / 第七回 潘原赌赖 张琼草莽识匡胤
/ 90 / 第八回 寄人篱下 匡胤吞声让遵晦
/ 101 / 第九回 襄阳漫游 奇僧慷慨致千金
/ 111 / 第十回 河中城下 宝刀初试露霜刃
/ 123 / 第十一回 周室代汉 郭雀儿做新天子
/ 131 / 第十二回 恃功傲主 王峻离人骨肉情
/ 142 / 第十三回 高平风云 军前力战立奇功
/ 154 / 第十四回 检阅禁军 周师从此锐无敌
/ 164 / 第十五回 初征淮南 李谷屯兵寿州城
/ 169 / 第十六回 滁州扬威 一战功成天下知
/ 179 / 第十七回 大义凛然 刘公挥泪斩亲子



宋太祖传奇

Songtaizu Chuanqi

目 录

- 185 / 第十八回 时艰势危 江南奋起柴将军
- 196 / 第十九回 六合鏖战 二千破敌三万兵
- 204 / 第二十回 用李谷策 世宗尽得淮南地
- 214 / 第二十一回 关南遗憾 幽燕未复身先死
- 223 / 第二十二回 陈桥兵变 都点检黄袍加身
- 230 / 第二十三回 戡平叛乱 强藩敛手宋基定
- 244 / 第二十四回 顾念旧谊 宋帝杯酒释兵权
- 253 / 第二十五回 虬髯推秤 熙载自污全令名
- 261 / 第二十六回 雪夜访普 君臣炉畔画长策
- 268 / 第二十七回 一世愚忠 至死张琼不负君
- 275 / 第二十八回 高俸养廉 百官知耻政清明
- 280 / 第二十九回 江南鼓频 一片降旗出石头
- 289 / 第三十回 烛影摇红 一代明君死不明
- 298 / 回外回 愁深几许 一江春水向东流
- 308 / 附：赵匡胤年表
- 310 / 北宋政区形势图
- 311 / 后 记





楔子 长淮壮别 慷慨英雄天下心

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元年——那是公元 926 年，离现在一千多年了。八月，鲁北青州的城门紧闭，城墙上巡弋着无数军士，个个刀剑出鞘，顶盔贯甲。传令的骑使不时疾驰过空荡荡的街道，号令声此起彼伏。此时已击三更，声音在黑暗中传出老远，老远，倍觉森厉。偌大个城市黑漆漆的，店铺民居家中没一丝灯光透出来，人们不点灯却没入睡，只低低地说话，更不走动，都倾耳静听，听那大祸是否来临。

八月下旬无月，城头游动的灯笼火光照在矛头刀光上，分外冷森森的。看来，一场血腥的战争，又将在多灾多难的鲁北平原上爆发了。

这青州城的主宰名叫王公俨，他是一个颇有野心的军官，前一晌，他乘着后唐朝廷中发生叛乱，后唐庄宗被弑，无力也无暇管顾地方事务的混乱时机，突然伏兵杀了朝廷派来的监军使杨希望，赶走了平卢节度使符习，窃夺了青州的兵权和政权，自封为“平卢节度留后”，造成了一个既成的局面，企图新皇帝登位后，不予追究，就此真授他为平卢节度使。这种事情过去是不乏前例的，力强的杀了力弱的，独霸地方，皇帝往往屈从于既成状况，补授胜利者为“节度使”了事。谁知不久后唐明宗即位，全国局势迅即宁定。明宗却是一个英主，他对王公俨无法无天的篡夺军权的行径十分生气，立即调派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，要他拥兵五万来青州上任，并严令王公俨立即交出青州，改派他为登州刺史，王公俨如果抗旨，就授权霍彦威以武力来解决。现今霍彦威大军已抵淄州，距青州仅一百二十里。王公俨既然闭门据守，那么定是不打算乖乖交出青州，一场战争自然

是迫在眉睫了。

严卢节度支使韩叔嗣此刻还没有休息，他睡不着觉，正背着手绕室踱步，踱了一圈又一圈，也不知已踱了多少圈了。他眉头深锁，满脸忧色，头发已苍白了，看上去总有六十出头，其实他才五十一岁。北海韩家是名门巨族，韩叔嗣是颇有才学的，官做到节度支使，也不算小了。可是此刻他深悔当初不该出仕，更不该跟着王公俨这么多年。他做的是朝廷的官，却身居叛乱者王公俨部下，公义私谊在他心中交战，不知如何自处是好。更鼓已渐渐敲到三更了，他也踱得累了。烦乱却是依旧，不，不是依旧，是更烦乱了。他停下步来，威严地咳嗽一声，立即，侍立在门外的家生奴仆韩寿走了进来，垂手侍候。叔嗣迟疑了一会，沉声道：“请公子来。”

一会儿，靴声素素渐至门前，一个年轻的声音大声问道：“父亲可是找我？”叔嗣“嗯”了一声，门帘一掀，公子韩熙载走了进来。韩熙载今年二十岁，已于去年中了进士，才名扬于天下。只见他一张微方的脸，还没留胡子，剑眉微微上扬，目光炯炯，满脸英气，他身高六尺，挺拔得像棵青松，是个美男子。此刻他垂着手，站着，听候父亲吩咐。

叔嗣转过身来，凝视儿子，只见儿子的目光也正凝视着自己，那目光中满是关切、焦虑之意。叔嗣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坐下吧。”自己也在上首隔着茶几坐了下来，父子相对默然。久之，叔嗣缓缓开口说道：“霍彦威大兵已到淄州，正向青州开来。”熙载问道：“孩儿知道。”叔嗣道：“今日未时，已有使者来，催促王公即日撤守，去登州赴任。”熙载迫切地问道：“王公俨意下如何？”叔嗣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怎的这般没规矩直呼长者称谓？”熙载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也得看他配不配受人尊敬。”叔嗣叹道：“眼下，他总还是我的上司。”熙载道：“是！那么王公究竟意下如何？”叔嗣又叹道：“他已宣布戒严，似乎无意让出青州呢！”熙载愤然道：“这厮直是如此不知利害，如今朝廷大局已定，今上英明，霍彦威老于军旅，王公以区区青州一城，欲抗天命，名既不顺，力复不敌，这不是自寻死路么？父亲，眼看明日城破，必当玉石俱焚，父亲宜早自为计。”叔嗣默然，久之，问道：“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韩熙载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王公俨不自量





力，上拒朝廷，下害青州满城百姓，此乃齷齪奸贼，岂足父亲为之效命？父亲安能随之负上背叛朝廷之恶名？父亲，‘毒蜂入怀，解衣驱之’，此不难决也。依孩儿之见，上策，莫若即刻发亲兵袭杀公俨，献首朝廷，迎霍彦威入城，为国家除一祸害，为青州百姓免一场灾难，为自身洗却从叛恶名。大丈夫身处危疑之地，便当断然处置。孩儿不才，便请为父代劳。望父亲勿疑。”叔嗣默然不应。久之，问道：“除此以外，另有何途？”熙载道：“父亲若是不忍下手，则当立率所部之兵，连夜出城，径投淄州，归降霍彦威，一以示父亲与王公俨泾渭分明，无助纣为虐之意；二则削弱王公俨兵力，使之欲抗命亦不能，此亦不失为保身全义之道，此乃中策也。”叔嗣又沉思良久，复道：“看来，你还有个下策啰？”熙载坐了下来，徐徐言道：“这下策嘛，便是苦劝王公俨，为之剖析利害，劝其让出青州，放弃所部兵马，单车赴任登州刺史，此亦强于螳臂挡车也。只是……”叔嗣道：“只是甚么？”熙载道：“只是王公俨肯听劝告么？即使听从父亲之劝，朝廷肯就此轻易放过，赦免王公俨杀监军、逐节度使之大罪么？这样，父亲又如何自别于王公俨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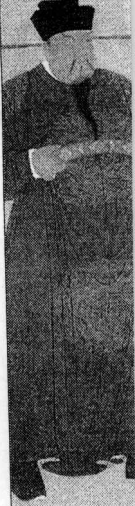
叔嗣长叹一声，徐徐言道：“我久隶王公麾下，王公待我恩礼皆重，大丈夫临危之际，安可弑主求荣？至于弃之而去，亦非我所当为。为父一生忠义，自不能甘为朝廷叛逆，汝之下策实为我之上策也。我当立即赶赴王府，劝之降顺，设若彼不听良言，一意孤行，则我只有自刎以谢天下耳，个人安危非所计也。”于是，站起身来，扶着熙载双肩，黯然道：“孩儿，你识见明敏，所言是不错的，即或王公听从我劝，单车就道，朝廷也未必肯轻易放过了他，但得避免一场血战已是万幸了。孩儿，来日实是万分凶险，为父此去生死未卜，我韩家只有你一根独苗，你与王公俨更无关系，不必冒险留此危城，你就此远远避难他地去吧！天可怜见，若得安渡此厄，我父子他日或可再见。”熙载愕然站起，忙道：“父亲，孩儿岂能在此危难之时，不顾父母安危，独立远离险地？如此不孝，岂是孩儿之所应为？”叔嗣勃然大怒，在茶几上重重一拍，吼道：“胡说，我道你器识恢宏，所见者大，岂知竟说出这等言语来。明日若有不测，父子皆戮，于事何补？你若天幸逃得性命，望你不负所学。光大我韩门，则为父万不一

幸，亦当含笑九泉矣！”于是大声喊道：“来人哪！”韩寿应声而入，叔嗣道：“即刻去收拾一下，便随公子出门去。”稍停，又道：“多带些银两，城门关了，持我令箭去叩门。”韩寿应声去了。

韩熙载泪如雨下，朦胧中见父亲双肩下垂，白头低俯，一瞬间竟似老了许多岁似的，不觉心头剧痛。他不敢违拗父命，哽咽着道：“容孩儿入后堂叩别母亲。”叔嗣黯然摇首道：“不必了！她胆小，别让她受了惊吓，又让她伤心。何况今番未必是死别生离……”回过身去，挥手道：“你这便去吧。”更不回首一顾。

韩熙载茫然随着韩寿，唤开南关，背离淄州方向，行了十来里路，天渐渐亮了。八月的鲁北，草木渐凋，清晨寒重，道上一个行人也无，远处报晓的鸡鸣传来，熙载更觉自己处境的孤危，早寒直透入他的心里。“究竟投何处去为是？”他想，韩寿仿佛听见了他的心声，问道：“公子，咱们到哪里去啊？”熙载沉吟道：“且到前面镇上寻个客店住下再说，一夜未睡，咱困得很。”……实则去哪里，端待城中局势明朗后，才能决定呢！设若王公俨降服，朝廷宽容，自己能回去和父母团聚岂不是好？熙载心中只盼能够如此。两人向前又行数里，到了一个名叫张家铺的小镇。这镇子不过三五十户人家，只一家客店，外间是一排通炕，是给过往骡马车夫歇宿的，一股汗臭、牲畜粪便臭味触人欲呕，幸得还有一个内间，对面设了两个铺，倒也还算清洁。主仆二人安顿下来，洗了把脸，韩寿叫店家送上早饭来，乃是苞米稀粥、酸萝卜条，粗粝不堪入口，熙载胡乱喝了一碗，也不知是什么味道。吃罢，便嘱咐韩寿道：“韩寿，你休辞辛苦，即刻返回青州去，瞧瞧霍彦威大军到了没有，城防撤了没有，若是打了起来，立即回来，切勿犯险；若是没打，也勿进城，只在城外打探消息便了。切记不得泄了我俩行藏！”这韩寿甚是忠心，况且年轻力壮，并不推辞，当下匆匆去了。可怜韩熙载这一日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食不下咽，目不交瞬，惶然终日，只是引领望着青州的大路，看看日近黄昏，才见韩寿喜容满面地奔了回来，远远望见熙载，便高声叫道：“公子，大喜！”熙载忙摇手止住他的话头，引入小房之中，问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韩寿喜滋滋地说道：“小人赶回青州去，只见城门洞开，守城军士都已





卸甲归营，沿街铺门均已大开，行人纷纷言道：王大人已归顺朝廷，派人去迎接霍令公来青州。霍令公大军已定明日中午进城，一场战祸已消于无形，咱们也无须远行避难了。这不是大喜是什么？”韩熙载听了，心知父亲已劝得王公俨打消抗拒之意，心下稍定。但不知下一步情况如何，他可不似韩寿单纯，知道能否平安，还是未定之数呢。

第二天一早，催得韩寿起来，仍命他再去打探消息。这一次韩寿去得更久，熙载虽不似昨日焦灼，却也是几次出门迎候，望眼欲穿。待得天黑，韩寿始归，说是王公俨不待霍彦威入城，已率部分下属赴登州去了，叔嗣全家也随之而去。如今霍令公已入城，收编青州军伍，城中甚是宁定。熙载一颗悬着的心，这才放下，始觉自己已两日没正经吃一餐饭了。当下叫店家杀了只鸡，炒两盘荤菜，打两角酒，劳问韩寿。韩寿兴致甚高，犹自不停地说：自己曾回府去看了看，只见人已走光了，各房陈设依旧未动，连厨下仍是百物齐备，门口却是老谢头守着，我可没泄了公子行藏。韩熙载听了，也不细问，只顾自己想着心事，一杯一杯喝酒，渐渐醉了。

第三日凌晨，韩熙载忽被隐隐炮声惊醒，须知张家铺距青州已达二十里，若非众炮齐鸣，又怎能听得动静？忙披衣坐起凝听，却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看那韩寿时，睡得甚死，鼾声如雷。熙载心下疑惑不定，忙把韩寿唤醒，要他急速再去青州打探一番。此时天才微明，初霜颇寒，那韩寿连日辛苦，况且年轻人嗜睡，被从热被褥中唤将起来，一千个不愿意。无奈，只得咕噜着嘴，懒洋洋地去了。韩熙载自然也睡不着了，起来梳洗一番，唤店家做一碗切面吃了，拿过一部《柳河东集》来吟哦，方才读得两页，觉得心惊肉跳，再也坐不住，便掩了卷，走出店门，一步步向青州方向迎去，只盼早点释了心头之疑。方才走上一个小土山头，便见一人飞也似地从大路奔来，待得稍近，看清正是韩寿，这时韩寿早已看见熙载，边奔边喊道：“公子，不……不好了！”熙载大惊，忙飞步迎上，问道：“怎地了？”韩寿扑到熙载脚下，便放声大哭起来，哽咽着说：“昨天，昨天霍彦威那厮进了城，便飞骑去追赶王公俨一行，半日就追上了，将他们捆绑转来，今日清晨，便在大校场悉数斩了。如今正闭城大索余党呢！”熙载大惊，忙不迭问道：“老爷、夫人怎么了？”韩寿哭道：“老爷、夫

人也一同归天了。”韩熙载只觉天旋地转，扑身便倒了下去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耳边听得韩寿焦急地唤道：“公子，醒醒！公子，醒醒！”熙载渐渐回过神来，心中绞痛，放声痛哭，直哭得声嘶力竭，韩寿道：“公子止悲，此地逼近大路，耳目众多。张家铺距城又近，不久官家必当搜寻至此。公子衣着、容貌非常，住在这驛马小店中三日未走，早已引起镇上各色人等诧异。那店家也曾三番两次向小人探问公子来历，这里是住不得了，只宜及早离去。公子待往何处去，早拿主意为是。”熙载听了，略一宁定，便知凶险，心下忖道：“这时海捕文书想已颁下，前途步步荆棘，中原虽大，已无我立足之地。亲朋虽众，谁有这般担待，敢涉险留下自己……”千思万想，蓦地想起一个人来。

青州城南三十里有个李家庄，庄主李谷原是汝阳人士，客住于此，已历两代人了。这庄子说大不大，三进房子外，一片打谷场，围一圈土墙，绕一溪流水，千棵杨柳密密匝匝遮掩，如今秋深，柳叶都落尽了，老远便可望见重重黑瓦山墙。

李谷前年中的进士，已是官身，如今暂归完婚，娶的是谢令史家小姐。谢小姐德、容、言、工皆是上选，温柔体贴，李谷娶得如此如花佳人怎么不喜？今日刚好是婚后一旬，宾客已散尽，况且又探知青州之乱已戡定，李谷便通知厨下准备几色精致小菜，打算和新夫人小酌几杯。此时后园桂子飘香，霜叶初红，设席小亭之中，夫妇俩浅斟低吟岂不快活？这时，门公来报：“有客求见。”李谷眉头略皱，问道：“是熟客么？”门公道：“以前从未来过，亦未携拜帖，不肯通姓名，只说相公见了便知。”李谷心中微怪，说道：“请他进来吧。”起身迎至滴水檐下。便见门公迎进两个人来：前面走的那人书生打扮，服饰儒雅，行动处自有一种风流儒雅体态，却不相识。后面跟的那人，是个仆从打扮，李谷迎上两步，拱手言道：“请恕小弟眼拙，仁兄是……？”那人紧走两步，近前低声道：“小弟来得冒昧，我乃北海韩熙载是也。”李谷吃了一惊，忙堆下一脸笑来，趋前携住韩熙载的手，便小声道：“兄长噤声。”回头对门公道：“难得贵客降临，再有俗客来访，一概推说我不在家便了。”门公领喏去了。

李谷将熙载迎入客厅坐定，韩寿在座后站着，小僮献上茶来。主





客略一沾唇，李谷便起身对韩寿道：“尊驾请在此宽坐喝茶，韩兄请里面坐。”两人穿过几处回廊，过了两个天井，把熙载迎入书房，重新见礼。坐定后，李谷便道：“韩兄之事，兄弟已尽知晓，不必详叙，今番前来，不知可有小弟稍效绵力之处否？”韩熙载便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小弟不幸，天降横祸，如今走投无门。久仰李兄仁侠好义，虽未曾识荆，仍效穷鸟投怀，以求庇护。兄长若有碍难之处，小弟便即刻离去，当不牵累尊府也。”李谷慌忙答拜下去，将熙载扶起，呵呵笑道：“兄长说哪里话来？此地虽则迫近青州，但小弟薄有微名，量官府轻易也不敢来此啰嗦。兄长尽管在此宁居。过得一年半载，待风声稍缓，那时再定行止如何？”熙载沉吟道：“如此怕不好，只是小弟一路行来，又是白天，岂不有人看见？那时报将上去，须是有累尊府清德。”李谷道：“然则兄长意下如何？”熙载道：“如今中原已无我容身之地，即或躲过一时，终非了局。算来只有远投他邦为是。”李谷道：“兄长之意是北投契丹，还是南去吴国？”熙载变色道：“小弟虽则不肖，却也颇知华夷之防，岂能投入羌狄帐幕，以辱祖先乎？自是南行为是。”李谷肃然道：“请恕小弟失言之罪，然而兄长拟几时启程？”熙载道：“自是愈早愈好。只是此去关卡重重，却又如何去得？”李谷呵呵笑道：“这个兄长倒无须多虑，小弟自有措置。”大声喊道：“传管家来。”须臾，管家来到，李谷吩咐道：“你拿我名帖去见府尊，便请路引一纸，说道我去正阳一带公干，随伴当二人。回来后，立备三匹好马，多备些银两，我马上要出门去。”那管家即刻去了。李谷站起身来，对熙载道：“兄长请宽坐，小弟入内略分拨些家事便来。”转身入内去了。熙载至此心下稍宽，一小僮送上面点酒菜，熙载见日已近午，清晨至此只吃了碗汤面，早已饿了，当下吃了一些，想韩寿自有下人接待。待食毕撤下盘盂，这才有暇打量书房，只见书房甚大，空荡荡的，墙上只挂得一幅梅花条幅，靠墙排几架书，走近一看，却尽是些《孙子兵法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兵法史籍，更无一本诗词，心下微觉诧异。只见李谷自内堂转将出来，已换了官服，歉然道：“请恕小弟失陪，只缘小弟婚娶未久，遽尔远行，须向内子略作交代耳。”熙载霍然惊道：“什么远行？兄长难道要亲自送我？这个怎地敢当？”李谷微笑道：“韩兄此行不易，若

宋太祖传奇

Songtaizu Chuanqi

不亲送，如何放心得下？”韩熙载惶然不安，百般推辞。李谷道：“兄长既看得起我，便不必客气，只此便启程是了。”当下携了熙载的手，步出门外，见马匹行李都已备好，便与韩寿三人上马，一径向南飞奔而去。

一路径去门山、沂山、穆陵关、跋山，至临沂，折向西南，过徐州、宿州、莱城，一路何止千里？山道崎岖，途少行人。这一带自唐玄宗时安史之乱以来，战事频仍，是以田亩荒芜，沟渠壅塞，狐鼠遍野，民有菜色，处处断垣残壁，加上秋风萧瑟，木叶飘落，倍见荒凉。虽有集镇城堡，亦复市场冷落。所过关隘，兵卒如狼似虎，盘查甚严，幸赖李谷官身，又有路引写得明白，是以竟无阻拦。一路上少不得餐风饮露，忍饥挨冻，不一日，已至淮津颖上县正阳镇。是时淮水南北交通，必过此处。李谷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好了，过了此镇，便是渡口，过河已是吴境，再无风险了。”一言甫毕，却见正阳关下，兵卒森列，壁上悬挂数帧画像，数中一幅正是韩熙载——原来青州海捕文书已到。

三人牵马走近关前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不知是否会被识别出来。只见领头小校接过路引，也不细瞧，一双眼睛，只是上上下下观定韩熙载身上，点手道：“你过来！”熙载心下一横，坦然上前，那小校道：“你唤什么名字？”熙载道：“我乃德州人士李涵是也！”小校道：“你从青州来？”李谷便挺身上前道：“他是我的堂兄，自德州来青州贺我新婚，便陪我来此公干耳。”那小校不答，取下图像对比一会，见年甲、高矮、相貌特征、来历一一相符，喝一声：“拿下了！”立刻过来几个兵丁，取出绳索便待下手。李谷心中大急，猛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小校一怔，转眼望去，见李谷威风凛凛，气度非凡，身着官服，两眼瞪着自己，不觉心怯，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李谷冷笑道：“你连我也不识？”正喧嚷间，关卡内走出一员武将来，见了李谷，一怔，快步走上前来，满面堆笑，说道：“什么风吹得李相公到此？”便拜将下去。李谷认得此人乃是陈轶，五年前因失业曾投奔到李家庄，住了年余，临行又得李谷厚礼资助，是以感激，不想今日在此相逢。心下欢喜，忙伸手扶起，笑道：“陈兄休得多礼，这位将爷不识得我，疑我庇护钦犯呢！”陈轶把脸一沉，回头喝道：“你瞎了眼么？连名满





海内的小孟尝李谷李相公也不识？李相公是皇上钦点的进士，是识法度的人，他的宾友岂能是钦犯？”当下喝退兵丁，便邀李谷等入关相叙。李谷辞道：“今日忙些个，待我办完公事，回头再来拜谒如何？”陈轶苦留不得，只得亲自送出数里，说道：“此去再无阻碍，小将公务在身，不再远送了。”

韩熙载得脱虎口，心中欢喜，说道：“难得凑巧，遇了这个姓陈的，否则倒是脱身不得。”李谷笑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。便无陈轶，此处须属忠正节度使管辖，又怎不识我？不过耽搁得几日行程罢了。”

须臾，已至正阳镇。三人下马，在滨淮觅一处大酒楼进去。这酒楼名叫“东山楼”，自是纪念当年谢安大破苻秦于此之意。此楼建得甚是齐楚。楼下是灶头、账房、散座，楼上乃是雅座，排下七、八张红漆方桌，甚是宽敞。此时已近未末时辰，更无他客，三人觅一靠窗位子坐下，吩咐酒保拣拿手菜肴做几样来。这东山楼因坐落正阳，南来北往人多，故请得有京师高厨，送上来的菜肴色香味均属上乘。李、韩等三人连日涉行，哪得一日宁坐？一见酒醇菜香，精神为之一振。李谷打发酒保下去，亲自取过壶来，为韩熙载主仆注满酒，举杯说道：“韩兄，此处唤作西正阳，属中原管辖，隔淮乃是东正阳，已是吴国境界了。小弟送到此处为止，不能再送了。韩兄，这一过河，便属敌国，从此再无相见之日矣！且请痛饮几杯，以为他日之思。”熙载双泪便流将下来，翻身拜倒在地。李谷慌忙扶起，熙载道：“小弟与李兄曾无一面之识，只缘家破途穷，便效穷鸟投怀。哪知我兄更不皱眉，挺身相护，不怕牵累，辞却新婚娇妻，亲涉险阻，千里相送。如此高义，旷绝千古，怎能不令小弟感激？”李谷呵呵笑道：“兄长说哪里话来？北海韩氏，乃巨族也，其身居要津者，难道少了？何况尊翁久宦，门生故吏满天下，韩兄在危难之际，不找别人，独独找到我来，是知我也。人生得一知己，不亦幸乎？何况韩兄令名，小弟心仪已久，今得深识，实畅我怀。韩兄英才，此去吴国，必得大用，他日鹏飞，幸以天下苍生为念。”熙载举杯一饮而尽，慷慨大言道：“天下苦分崩离析久矣！吴若用我为相，定当佐之，长驱以定中原。”李谷也举杯一饮而尽，也慷慨大声说道：“中原若用我为相，取吴若囊中物耳。”两人相顾大笑，壮怀激烈。熙载取箸击桌而歌，曰：

铠甲生虱虱，百姓以死亡。

白骨暴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

生命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

（曹操《蒿里行》）

李谷听了，豪气难抑，亦拔剑击桌而歌曰：

壮士何慷慨，志欲威八荒。

驱车远行役，受命念自忘。

良弓挟乌号，明甲有精光。

临难不顾生，身死魂飞扬。

岂为全躯士？效命争战场。

忠为百姓荣，义使令名扬。

垂声谢后世，气节故有常。

（阮籍《壮士行》）

两人遂痛饮至大醉，相扶而起，出门，相和而歌曰：

携手上河梁，游子慕何之？

徘徊蹊路侧，悵悵不能辞。

行人难久留，各言长相思。

安知非日月，弦望自有时。

努力崇明德，皓首以为期。

（晋·无名氏《携手上河梁》）

李谷解下马上包袱，双手奉上，道：“韩兄此去，缴用必多，区区千金，以壮行色，韩兄收着。”韩熙载也不言谢，含泪收下，交付韩寿背了，便觅船渡淮而去。船至中流，回首北望，只见李谷兀立峙于高岸上，挥手示意。秋风劲急，拂动李谷衣襟，白衣飘飘，神采飞扬，宛如神仙中人。韩熙载激情难抑，纵声长啸，啸声浑厚、激昂，充满激愤、悲壮、豪气。李谷闻声亦长啸相和，他的啸声却是清越、慷慨，洋溢着豪情、壮志和自信，两人啸声从淮河上远远传了开去，伴随着河水的呜咽声，久久不息……

看官须知：这两人一别之后，便再也不曾见面，若干年后，李谷果然做了中原北周的宰相，辅佑周世宗，定策取了淮南，为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。这韩熙载入吴，到南唐之时，官至中书侍郎、充光华殿





学士承旨、兵部尚书。他曾屡次献策欲挥兵平定中原，却因南唐主孱弱，不用其谋，以致国力日渐衰弱，竟使韩熙载壮志难酬，熙载乃沉湎于醇酒美人，悒悒以终，死后被南唐追封为仆射，同平章事——也即是宰相了。

此两人乃一时之人杰也，未达时这般倾心相交的故事，实是千古罕有的佳话。正是：多难苍生盼一统，临岐壮士吐豪言。

本书故事正是围绕中原与南唐之争展开的，以此，笔者便信手把李谷、熙载相识之事拈来，以之为楔。五代纷争，武人执政，此辈唯知以兵力争胜，又几时把百姓困苦放在心中了？一味贪污腐败，沉湎荣华富贵，又懂得什么政治了？又懂得什么农商经营了？是以天下乱极，百姓苦极。李谷、韩熙载之后，便见众多士人参政或出谋划策，或进言纠偏，这辈文人懂得成仁取义的大道理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因此天下得以统一。这就是在下为什么以李、韩之事为本书之楔的深意所在。

【注】①李谷千里送韩熙载事，见《资治通鉴》卷275之49。

②韩熙载奔吴，各书多有记载。《十国春秋·吴睿帝本纪》上写道：“七月，北海前进士韩熙载来归。”然而《资治通鉴》载霍彦威奉命杀王公伊事是这年八月丁酉。则韩熙载投吴必在其父被杀之后。故本文从《资治通鉴》，定为当年八、九月间。



第一回 土室遇险 处变不惊见本色

公元943年，是五代后晋天福八年。去年六月晋高祖石敬瑭巡狩到邺都时一病死了，他侄子石重贵匆匆赶去，在灵柩前接位为帝，是为后晋第二代皇帝。当他忙完丧事，已是次年二月时分，这才发驾返回京都。

后晋的京都是在汴梁（亦称汴京，即今日之开封），前一阵因大批文武官员和御林军随着皇帝出巡，汴京曾很冷落了一阵子，现在他们随着新皇帝回来了，京城又热闹起来了。汴梁在古代战国时期是魏国的国都大梁，因此，人们往往会因之想起信陵君、侯嬴、朱亥等英雄人物来。开封府的东门即夷门，便是侯嬴抱关为吏的地方。开封因地处中原冲要之地，此时北方辽国契丹强大，幽云诸州又被石敬瑭割让给了辽国，以五代时的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以及后来的大宋、金等朝都以这远离边境的开封为国都。本文开始的年代，汴京正是中原第一繁华的地方，然而即使如此，却也不及承平时期中等城市的热闹呢！

话说这年二月的一个凌晨，开封还未曾从睡梦中醒来，它的北门——封丘门刚刚缓缓地启开，从城中泼喇喇地奔出七骑马来，其中四骑稍稍落后些，骑者罗帽直衫，自是四个随从的家丁了。前行三骑，居中的乘者是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，他衣饰华丽，鞍辔华鲜，佩剑也是镶金饰玉，甚是贵重。他肩上缚了皮鞮，鞮上停着一头黑色大鹰，那鹰的利爪紧紧抓住皮鞮，身子一动不动，却微侧着头，两只锐眼闪着熠熠的光，看得出这是只从漠北重价购的猎鹰。调得顺了，极是名

